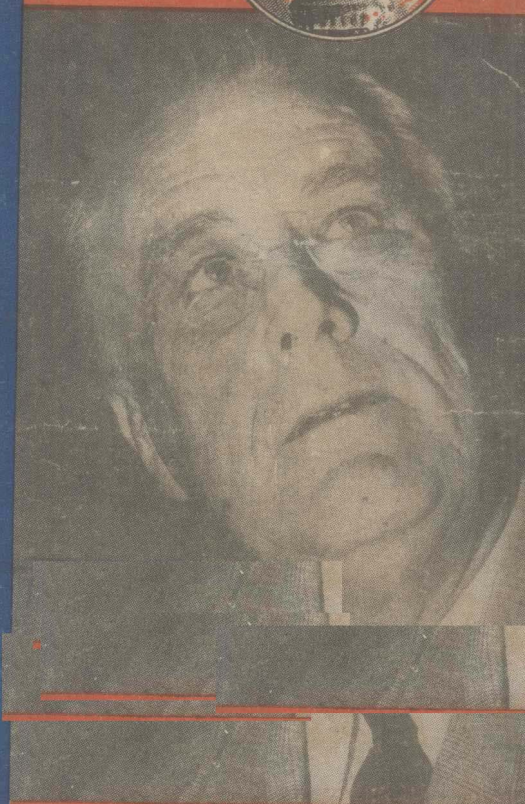


萌動中的美國革命



羅覆傾能機危命革國

?嗎爭戰束結並府政福

特萊佛

萌動中的美國革命

佛萊特烈克·威爾著

錢 今 葛 譯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五日印刷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日發行

實價中儲券四十五元正

譯者 錢 今 葛

發行者 錢 翔 乙

印刷者 新 申 報 館
上海黃浦灘路一七號

發行處 新 申 報 館
上海黃浦灘路一七號

不許
復製

譯者之言

本書原名，THE COMING AMERICAN REVOLUTION 係去歲紐約美國大學出版公司所出版。原著者佛萊特烈克·威爾 (FREDERIC WHEEL)，乃紐約聞名的律師，且爲美國勞工關係之權威，曾連年在美國法庭爲工人出庭而辯護。過去八年間，他在華盛頓勞工關係局曾爲種々抗辯而活躍。他爲了自己是一個孤立主義的堅信者而身任全美協會會長之故，曾領導過一次國民運動以求美國之脫出戰禍。即使戰爭終於來臨，他還會支援着一種早日恢復和平的特殊使命。現在美國工潮已日臻嚴重，我們在這本書中也許可以確切地認識到羅斯福好戰的結果，已使美國走到一個多麼危險的革命漩渦！然而作者雖目此爲世界全體重建新秩序之革命，但對東亞之見解似猶欠精確，譯者特將最近披露於文友第六期中「勝利乎？革命乎？」一文節錄於后，以作補充。

由戰爭事實的進演，使我們不能不認識到幾件堅強與明晰事實；第一，戰爭的現代意義只是民族間的一種集體求生鬭爭。那種老的僅爲一國政治手段之繼續的話，今已完全不能適用。第二，在民族

的集體求生的戰鬪中，它且越出了單是一國全民族的武裝戰鬪。故隨戰事繼續的進演，路登道夫所說關於一國全體主義的戰爭的話已沒有再加檢視的必要。我們若把當前世界民族間集體求生的戰鬪陣容作一深切的認識，當知所謂德國之全體動員乃指一切歐洲國家而言，而今日大東亞之總力作戰亦含有十億民衆結成鐵陣之意義。第三，國家制度經此戰事的洗練，其形式亦將發生重大的變質。蓋今日而言國家，勢非確保相當糧食及工業資源而具有充分國防實力不可。故預料大地域的國家施制度一旦出現，戰前所謂一國之少數民族問題固應謀求合理的解決，即如大地域間民族的新關係亦應有妥善措置之必要。最後，集體求生的戰鬪，證實了未來的人類和平將以民族的集體生存與進化爲其基礎條件。是以新的世界文明，其前進的方向勢須以民族之共生共榮爲發足點。不論成立大國家制度，還是創建類似的人民集體的生活空間，民族共生與共榮的基勢已成爲不動的鐵則。

上述種々明白的事實，毫無疑義地乃是由戰爭所刺激成的人類進化因素。所以我們現在所應關心的，與其單在於何方的最後勝利，倒毋寧在於決定此最後勝利的時代革命要求。我們毋庸否認，戰爭原是在人類進化中的一個時代轉變的必然過程。在時代轉變之中，戰爭只是達到某一終點的中間階段。或者我們更可以說，戰爭在時代的不安因素中發生，固以刺激着時代的蛻變，但單是戰勝或戰敗，決不能結束戰爭而穩定此一蛻變的時代秩序。只有一個合乎時代前進要求的革命，才能結束世界

的戰事，才能在相當悠久時期內穩定世界的秩序。上次世界大戰不能和世界革命合而爲一，乃使變態的共產革命歪曲了世界的歷史，而造出了種々不安的新因素。我們不要以爲第三國際的解散，已使世界革命的潮流沒落下去，反之共產革命因誤於階級鬭爭，早就在馬克斯的手上失敗，史太林今日的措施只有證實其沙俄歷史的重演而已！

如果我們看到世界不久便要合一，經過了現在的長期戰爭即將入於最短期的準決勝戰爭（如日本有名的石原莞爾即持此說），那末我們更有何種理由去漠視今日在戰爭後所潛伏的革命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因共產革命之誤入岐途，而未能適應人類共生共榮之基本要求，乃終於爆發了第二次大戰。由法國大革命所製造出的民族國家制度，因爲它既未使世界各處人民共同獲致平行發展的機會，又未能發展出合理的國際關係，所以世界前後二次的大戰遂爲其餘波所反射。假定我們現在僅着目於以「戰爭」來覓求解決一切事變，那末這不過是以新事變來代替舊事變而已，何能完成爲正義作戰中人類共榮之最高目的呢？在這裏，我們不重視此僅爲一種思想而須說明其爲現代現實搏鬥之最高目的。我們也可以說，任何一項思想都是昂揚此現實目的之論辯。

這樣說來，日本自發動聖戰以來，所有一切關於大東亞的建設思想，以前只是一時所刺激成的事變反響，並沒有把握世界革命的機樞。直到最近，日本在東條首相指導之下，才有依據萬邦各得其所與

兆民各安其生的原則，對大東亞共榮主義作具體的開示。可是怎樣能實現此項共榮目的呢？事實上毫無掩諱，我們必須珍視日本在戰爭中的光榮戰果，但單是武力的戰勝也許還不能完成此項使命。在現實的決戰基礎上，我們顯然有在作戰之外舉起共榮革命義旗之必要。只要看看拿破崙戰爭乃和革命合或二流的事實，便可以明瞭爲什麼拿破崙儘管在軍事上失敗而仍能延長其革命果實至百年的理由。因此，我們重複上面所說，今後世界的重大關鍵不在任何方面的最後勝利，乃在於決定此最後勝利的革命。

筆者是中國人，同時也是大東亞人，在此決定世界命運的時代，當然有慎重考慮與運用此「轉變」的時代意義的責任。基於人類集體求生的事實，我堅強地相信「中日合作」將爲決定此世界轉變的主動力量。所謂「中日事變」的綿延迄今，在整個大東亞歷史中乃是最短的一頁，它只是法國大革命餘波中的一個遠東漩渦。如果我們今日還是各囿於「坐井觀天」的見解，只圖以好聽一些的名辭來做掩飾，那末不僅自滅其遠大的前途，且亦無法可以排脫其和戰爭相粘結着的血債。日本既從明治維新，以退出盎格魯薩克遜制霸世界之機關，而到達於昭和維新的機運，我們深信是可以在「革命」的新基礎上和中國相結合的。民族間結合的未來事實，可以告訴世界實現大國家制度的途徑。所謂以革命的新基礎來結合中日兩國而使其民族間達到完密無縫的融合，這便是說運用「目的結合」的方法來貫通

大地域中爲國界所設的限制。進一步直截了當地說，中國的國民革命有與日本昭和維新合而爲一流的急切需要。

在「目結合」的基礎上，我們應當牢記着須和「地域分權」的設計相輔翼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把「日本協和萬邦各得其所」的主張來作證。所謂「各得其所」，就是含着地域分權的意義。萬邦能各以其民族特性與傳統之維持，始能在目的合一中達成協和使命。基此在共榮主義之下，國家之再建乃是在於承認民族間互有不同的習性，而這些習性更非任何武力可以屈服或消滅的。今日印度革命志士卜斯猶得邁返東亞從事於實力的奮鬥，便足以說明此一民族的不屈韌性乃是如何崇高的一件事實。帝國主義者違反了這個教訓，最後必將獲取其應得的酬報。

依據正確的民族共榮原則，「目的結合」的實踐，乃是以整個地域之全體計劃來謀取各國教養衛之一致。這只是在同一目的之下，以共同計劃來達到其利益之一致。所謂一致即有別於一元。一元主義的民族結合，只是個人主義基礎上一種不幸的失敗，充其量只能造出新的帝國主義的發達途徑。我們在世界戰爭的演變中，將指明這個趨向。無論那一個聯合的戰線，在決戰階段如仍延續此個人主義歪曲的發展，那末它底崩潰是可以期待的。所以「目的結合」也就是目的一致，以一個全體的計劃來指導各國的政治，使之形成目的一致的新秩序。簡單地說，目的結合就是計劃的一致。

世界秩序之失調雖有許多不同的原因，但在經濟上「以物制人」的不合理狀態，要爲阻抑人類生存進化之主要理由。因此各國以前會形成金貴物賤的趨勢，使人類不能獲取生活之平衡，遂使資本主義爲高度之發展，而激起赤禍之蔓延。可是各國到了這個戰爭時代，却又因交通堵塞，物資統制與黃金流集一國之故，形成了物貴幣賤的普遍狀態，使人民驅於飢餓的死亡線上。是以在根絕戰禍的革命意義中，更不能捨棄其經濟的革新。尤其在進行共榮革命的過程中，生產的決戰態勢和戰略的決戰態勢乃有連帶的關係。故在經濟的革命意義中，我們須以生產本位來改善過去以金銀或紙幣本位所造成的通貨制度。

錢幣本來目的就在於作交易的中介與價值的標準，以代替上古時代之物物交換制。是以錢幣初以金銀銅鐵來代替玉帛珠貝，近復以紙幣的信用制度來代替金銀本位。今日雖因管理外匯之實施，金銀已漸失其成爲通貨之權威，但對外之商務結算固仍有以黃金或充其量對某種通貨確定一定比值之特別方法，終不免帶有金融資本主義的色彩，而重導世界於利己主義經濟目的之戰爭。我們現在如毅然以生產爲幣值之源，則不僅能以共榮民族間全體計劃之指導，使各國恃其生產貨物之交換而達到共同的繁榮；且亦得剷除資本主義之流毒而恢復人民對貨幣之信用，一舉壓平不合理的物價。總之基於生產本位的經濟建設，在共榮的目的一致下，首重計劃次重勞動，最後始能談到分配。換言之，共榮社會的

組織，應恢復中國過去的傳統，確定士農工商之新分野。所謂「士」，即負有指導責任的計劃者，農工乃生產的實際中堅。在無計劃社會中的商人權威，我們必須以全力使之就於合理分配的正軌，否則支配今日美國的財閥政治便可以實現其制霸世界的鴻業了。關於這點乃含有極重要的價值，因為我們這個世界革命的對象便是以商人或財閥為重心的。我們也可以坦白地承認，這便是拿破崙革命的最後清算。

世界在戰爭中前進的激流，使我們認識戰爭不能僅恃條約來解決，正和任何國家或民族之生長不能僅以條約來束縛一樣。這是一個大現實的時代。我們既不能在現實之外去觀察世界決戰之演變，也不能在現實之外去講求中日合作之完成。中日各有不同的歷史背景，也各有不同的現實遭遇。譬如說吧，日本重視以「忠義」為根幹的人生觀，中國重視以「信義」為根幹的人生觀。故中國人民也許較之日本人民，少具為理想而奮鬥的熱情，却較日人多抱有以事實為信的人生態度。這樣說法就是說中國的政治乃以信義為本。歷史上不難窺到這個事實的證明：例如中國歷史上最強的秦漢帝國時代，秦之興即在於商鞅的變法，而商鞅的變法維新其唯一成功之道，即在於以豎木取信於民。再看漢之建國，漢高祖在抵定三秦之前，曾首以約法三章取信於諸侯。漢高祖因能順洽中國的民族特性，所以勇戰無敵的楚霸王即使先入咸陽還是難逃霸上的厄運。

無論如何，人類在集體求生的需要上，中日合作乃今後百年歷史上應走的新程。如果我們欲從革命與戰爭合一的新潮中去啓闢此一新程，則其問題之真正解決乃在於共榮革命者有無順洽中國民族特性之膽魄。如舍此不圖，則無論從怎樣角度中去研求中國問題之解決，徒然將使後人感有畫餅充饑之悲哀吧了！

序

國際的政治機謀久已致力於以各項可能的方法來維護世界的和平，這些方法一直從『引起戰爭以結束戰爭』（美國於一九一七年對德之宣戰），到『以革命反抗革命』（一九一七年布爾希維克反抗克倫斯基的革命）爲止。

無論這是怎樣的可笑，我們總該牢記，政治家常常是既非善良亦非惡劣——他們全都是人類。在人類自然的領域內，流有一條水久瘋狂的河。當那條河的堤岸潰決時，我們就有戰爭。

故實際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去避免戰爭？』而且這一點，在現時就是：『我們怎樣再去獲取和平？』

著名的勞働主義者薩繆爾·龔柏斯曾獻致一項解決辦法，他曾經說過：『除非世界勞働人民全部知道了各處事變的真正情勢，世界將不會阻止戰爭的』。

這實在是難以做到的，因爲世界問題既是多而複雜，且亦常爲巧妙的外交詭謀所偽裝。當我們想到工人既在清早就起身，趕着去工作，而在黃昏的疲乏時才回家，就只有足夠的飲食與處理必要私事的

時間，這便發生另一種困難。但於世界時事教育將與今日各廠之『休息時間』，『防火練習』與『防空練習』同樣成爲其日常工作之一部後，那個時間即將到來。

一九四〇年之夏天，我曾應美國參院教育與勞動委員會的參議員勒希·霍爾脫之邀，調查美國之罷工局勢。

這個對我所作之委托並不視作一種政治的推薦，而因參院委員會曾對我於一九三七與一九三八年爲全美協會所作關於南美及亞歐勞動局勢的相似調查獲有良好印象之故。爲了這個關係，我會作廣遠的旅行，而在墨西哥，南美的秘魯，巴西，智利及阿根廷，歐洲的英法德義俄諸國，亞洲的中日印三國直接調查勞動情況。

最近參議員霍爾脫曾寫信給我說：『因了你對於美國勞動關係的經驗，我相信你的意見將有利於全體的美國人民』。

我決心遵循參議員霍爾脫稱我意見爲美國勞動者代表之建議，發表我對重建和平的計劃。

對此，我已在本書各章中做到，在那裏我且已力圖提出美國勞動人民的見解。

威爾，一九四二年在華府。

弁言

一七七六年的革命，曾造出了美國。在原有的十三殖民州之內，其人民乃自行分爲親英與革命的反英兩派。親英的一派，包括當地的英國貴族，且亦包括別的受其津貼的人們或爲其附聯企業所獲有鉅利的人們。在另一方面，反英革命派乃由普通的人民——普通公民——勞工，農民及小企業家所構成。

這批早期的美國革命派，要求從英國及親英派支配中獲取解放。那種武裝的呼聲及戰鬪的精神，曾在—位有名的美國愛國者獲到反響：

他們從不死於爲自由的戰鬪！

雖然大地或被其熱血所沾染，

他們的頭顱或爲日光所浸濡，

他們的肢體或被懸於障礙的堡壘，

但是他們的戰鬪還不是徒然。

在許多年代中還有別的人來分担其命運，

他們的神靈乃永存於呼聲之中，

它足以威鎮一切而領導着，

他們的同胞最後獲取自由！

那個戰鬪是悠久而苦痛的。在革命將軍喬治·華盛頓領導之下，不久即獲取法德二國辣斐德與史都本二將軍之援助。因了法德二國之援助，美國的革命黨人才於那時得以成功，而奠立了我們的憲法及美國的一個新政府。

從那時爲始已經過去了一百六十六年了。

今天，我們親自見到那歷史的怪異奇蹟已在自行複演了——以前曾於一八七六年所存在的局勢，已再度走入我國的國境，而且進入於我國每個人的生活中去了。

在美國大約有二千萬德國種的美國人，六百萬法國種的美國人，一千二百萬愛爾蘭種的美國人，九百萬義大利種的美國人，以及還有二千萬的西班牙種，匈牙利種，芬蘭種，保加利亞種，羅馬尼亞種的美國人——全部六千七百萬美國人乃是今日在反抗英國的諸國後裔。這些六千七百萬，即爲衆所周知的『偉大的美國勞動人民的家族』。他們乃是反英實業工人的一支軍隊。那支軍隊乃由同一『共同素質』，一七七六年華盛頓將軍美國革命派內層的同樣人民所組成——他們全都憎惡英國的貴族政

治和英國的財閥政治。

英國的貴族政治既以其國名之撤除而移轉爲美國的財閥政治，則它便一直延續到我們現代的生活。無論我們稱它什麼名字這都無關重要的，因爲實際上爲了它大量繼承的財富，及其由是爲制霸及擄取我們而取有阻抑我們自由之權利之故，這完全是一樣的。

美國的人民再度面對着其內部同一的自由或屈服的問題。

當我們於探索自己的問題時，讓我們看一看亞洲和歐洲，我們就可知道那裏的人民已發生叛變，以和英美財閥政治的桎梏相抗爭。在那裏的人民已答覆其『自由或屈服』的問題了——他們今已入於戰爭。他們的『叛變戰爭』乃是導以反抗我們同一的壓迫者——在倫敦的英國財閥及其現代繼承者，在華府的美國財閥——而不是由此反抗英國的人民或美國的人民。

美國的勞動人民如果被迫擁護英美財閥政治對其國外侵略戰爭之努力，那末戰爭可能地是悠久的。要結束戰爭，不必即說我們須以武力來推倒由財閥所控制的美國政府，在法律上講，我們可以在一九四四年下次總統大選時成立一個美國在華府的勞動政府來完成同一的目標。爲人民的唯一真正解決辦法，便是這樣一個勞動政府之成立。勞動者將以談判的方法終止現時的戰事，而獲取一個尊重全部西半球美洲勞動人民真正利益的光榮和平。

萌動中的美國革命目次

錢今葛譯

譯者之言

序

弁言

第一章 民主乎？財閥的民主乎？

第二章 真相大白的財閥王朝

第三章 英國的犯罪紀錄

第四章 美帝國主義者對英的掠奪

第五章 對世界霸權的共同陰謀

第六章 德國領導的歐洲叛變

第七章 歐洲新秩序之解釋

第八章 歐洲叛變對東亞之延展

一三〇

一一七

一〇九

九五

七六

五〇

二六

一